

● 高等教育

步履蹒跚 依然优秀

——巴黎索邦大学创建 800 年之思考

王晓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巴黎大学在争取自治的过程中,既形成了大学自身,也为世界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模式。在 800 年的历史上,巴黎大学虽历经曲折,但仍以其不断改革与进取的精神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保持着一流大学的风采。

[关键词]巴黎大学;大学模式;高教管理;一流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9.5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4)08-0055-06

1998年5月25日,法、英、德、意四国教育部长在巴黎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将进一步推动四国大学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促成大学课程和文凭的对等与协调。四国教育部长发表声明之时正值巴黎索邦大学创建 800 周年。笔者未能找到索邦大学 1198 年正式创建的具体依据,但其大约 800 年的历史似乎不容怀疑。索邦大学在 800 年中历经磨难,由当初的一所大学演变为今天的 13 所大学,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仅就其诞生,便在人类文明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今天回顾巴黎大学 800 年历史,会引起人们诸多的思考。

一、为自由而诞生

自 6 世纪以来,基督教开始统治欧洲,非宗教的哲学流派被禁止,一些学者躲进修道院里进行教学活动。查理曼大帝(公元 742~814 年)之后的欧洲,战乱又起,一些修道院学校纷纷迁往城市,

寻求主教的庇护。一些教师和学生离开学校,在巴黎圣母院周围开展教学活动。他们或是感到“西岱岛”的窄小,或是不堪忍受主教的严密监视,因而总是跨越塞纳河到其左岸,即后来的“拉丁区”,进行学术讨论。最初,学者们的聚集不过是单纯的集合,并无正式的组织机构,后来则发展成一个团体:“巴黎教师学生团体”(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 parisiensum)。“universitas”为拉丁文,含有“协会”、“团体”、“联合会”等义,亦为西文“大学”一词的起源。

巴黎大学刚刚诞生,便引起教皇的注意。教皇企图把它作为培养神职人员的机构。1174 年教皇赛勒斯三世发布谕旨,给予大学司法特权。法国国王也希望巴黎大学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1200 年,一名当侍者的学生被酒店老板殴打,引起了暴力冲突,导致 5 名学生死亡。国王菲利浦·奥古斯特支持学生,并赋予大学师生司法豁免的特权。可

作者简介:王晓辉(1952-),男,吉林长春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设想,如果当时的学者和学生屈从于教会的控制,就不会有大学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的诞生,便是追求自由的结果。

当然巴黎大学最初追求的自由,并不是寻求真理和正义,而不过是在国王与教皇之间寻求生存空间。结果是巴黎大学获得了学位专属授予权,把握着象征法律资格与自主的校印。其成员可享有与教士相同的社会地位,不必纳税,不必服兵役,却有罢工或罢课的权利。1229年巴黎大学师生罢课,大部分师生撤至奥尔良。1231年4月13日,教皇格雷古瓦九世发布谕旨,确认巴黎大学曾经获得的司法特权,最终确立了巴黎大学的法律地位。因而后来的巴黎大学难免有一些不光彩的记录,如在百年战争(1337~1453年)中,屈从于英国王室,为“圣女贞德”捏造罪名。再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巴黎大学与教会对拉伯雷等人文主义学者的著作进行了严厉的封杀。

当前巴黎大学的自治符合法国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1968年的“高等教育指导法”规定了大学自治的原则,1984年的“高等教育法”又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原则:“公立科学、文化和职业机构是国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具有法人资格,在教学、科研、行政、财政方面享有自主权”。(第20条)

与其他所有大学一样,巴黎大学的行政自主权体现在大学与教育部及大学区间不是一种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关系,而只是监控关系,并且这种监护权在法律上有严格规定。但是由于大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因此实际的财政自主权总是很有限。不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学与国家签订4年合同的新型拨款模式开始普遍推行。大学通过协商后与教育部签订合同,学校应完成发展目标规定的任务,国家则应提供相应的经费与人员编制。从此,巴黎大学的财政自主权走上了新的轨道。

教学与科研的自主权体现在:第一,法国大学教师是国家公务员,录用时要符合国家相关条例,大学无权随意解聘。大学的教学人事自主权主要在于国家无权向大学强行委派教师。第二,除了国家文凭的颁布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要求之外,大学的教学活动是自由的。第三,大学教师可以选择任何合适的教学方法,任何人不得干涉。

关于教师与研究人员的学术自由,1984年“高等教育法”的第57条特别规定:“教师-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履行其教学任务和科研职责的过程中,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和言论自由。但根据大学的传统和本法的规定,上述人员应遵循宽容和客观的原则。”法律保证了大学教师与研究人员充分的学术自由,但在一定意义上使课堂成为与外界隔绝的个人领地。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评估高等教育的质量成为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手段。而一些教师以学术自由为由拒绝外部评估的介入,阻碍了大学教学评估的实施。甚至有些教师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不以为然,认为教师不必适应学生需求,而是学生应适应教师的授课。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学术自由,如何在保证学术自由的同时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是大学教授与管理人员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二、首创大学模式

在建校伊始,巴黎大学设立了四个学院:艺术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艺术学院相当于文学院,是初级学院,向14~20岁的学生教授“三艺”和“四艺”等学科,颁发学士文凭(licencia docendi)。获此文凭者,才可以进入其它三所高级学院学习。这种由四个学院构成的巴黎大学,不仅是大学的滥觞,也是后来欧洲大学办学的基本模式。

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大学学院,以教师讲授为基本教学方式,基本是传播已知的知识,而不是探索未知的领域,注重传统文化概念,很少考虑其实用价值。学院只关注自身的学科,对毗邻的学科偶有涉及,对新兴学科则通常不闻不问,学院之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国民公会于1793年9月15日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取消大学,其理由是大学被贵族习气所玷污。1806年,拿破仑设置帝国大学(Université impériale),即中央教育部,把全部教育权力囊括其中。在高等教育中,拿破仑设想在每个学区设置5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这些学院都独立设置,并受到中央权力的严格控制,因此真正意义的大学实际已不存在。

直至1896年7月10日,法律才恢复了大学的

合法地位。新生的巴黎大学由5个学院组成:新教神学院(1885年,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神学院被取消。新教神学院也于1906年从巴黎大学分离出去)、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随着19世纪末巴黎大学的第二次大规模扩建,巴黎大学的各个学院都迅速发展,云集了几乎所有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的著名学者,学术水平居世界前列。

但独立设置的学院也蕴含着危机。20世纪60年代,法国大学生人数剧增。1960~1967年,大学生数每年平均增长4万,即以10~15%的速度递增。大学生人数的膨胀,既是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又是政府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政策的结果。法国政府认为,发展高等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法国大学毕业生,特别是科学与管理方面的毕业生严重缺乏。于是,法国政府在60年代初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在短短的几年内创建了20余所大学。然而,由于政府在扩大大学规模的同时没有相应地改革大学的管理,法国高等教育的危机日益加剧,进而导致持续数月的震惊世界的大学潮。这次学潮促使法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的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所提出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破天荒地以无人反对的投票结果在议会中获得通过,并由此产生了“高等教育指导法”。

这个法律确立了大学的三项原则:自治、参与和多学科。其中多学科原则,意味着在同一学校集中多组学科。例如,文学院称为文学与人文科学院,法学院称为法学与经济科学院。学院由“教学与科研单位”(UER)(1984年的法律更名为“培训与科研单位”)构成,而教学与科研单位再划分成较大“整体”,目的在于汇集不同领域的知识,在科学研究中相互补充。而巴黎大学则由原来的一所大学5个学院,分化成13所独立的大学: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

巴黎第二大学——先贤祠—阿萨大学

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大学

巴黎第四大学——巴黎—索邦大学

巴黎第五大学——勒内—笛卡尔大学

巴黎第六大学——皮埃尔—玛丽·居里大学(1974年命名)

巴黎第七大学——德尼·狄德罗大学(1994

年命名)

巴黎第八大学——巴黎—万森大学(后因学校迁址,改称巴黎—圣德尼大学)

巴黎第九大学——巴黎—多芬大学

巴黎第十大学——巴黎—南泰尔大学

巴黎第十一大学——巴黎—南大学

巴黎第十二大学——巴黎—瓦尔—德—马尔纳大学

巴黎第十三大学——巴黎—北大学

这13所大学的序号,是为了方便实用,并且依据巴黎学区总长重组大学时的顺序,并不标志它们在学术地位或教育质量上的差异。其中巴黎第一至第七大学和第九大学等8所大学位于巴黎城区,不仅一些校园建筑属于几所大学共同所有,如巴黎大学图书馆,而且研究领域也相互交错,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因此由巴黎学区总长兼任巴黎大学总监,负责各大学之间的协调工作。因此,今天狭义的巴黎大学是指13所各自独立的巴黎第一至第十三大学,广义的巴黎大学则包含全部这13所大学。而从大学管理的角度看,笔者更倾向于把巴黎城区的8所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在重新组建的各个大学中,多学科原则的确立和教学与科研单位的设置,打破了原来各学院之间的封闭状态,但学科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比如,巴黎第一大学设13个“培训与科研单位”、4个研究所和4个系。但这些机构都分别与三个学科相关:法学、经济学和人文科学。这三个学科是巴黎第一大学的强势学科,也构成了这所大学颇具特色的管理模式。不仅大学管理委员会中三个学科的代表平分秋色,而且大学校长也由三个学科的代表轮流担任。

大学内部尚存的学院遗迹,对大学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给大学发展带来重伤的恐怕是18世纪以来大量涌现的大学城(Les Grandes Ecoles)。长期以来,法国官方轻视大学,希望通过建立特殊的学校来培养高级管理人员。从1530年建立的法兰西学院,到1747年建立的路桥学校、1783年建立的矿业学校和1797年建立的综合技术学校,都是遵循这一思路,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等教育双轨制:一轨是大学体系,一轨是大学校体

系。两个高教体系的最根本区别,是实行两种不同的筛选方式。法国高等教育录取学生的条件是获得高中毕业会考文凭。而进入大学校则需要通过严格的审查或考试。因此,大学被称为“开放型”的,是法国高等教育民主化的象征;大学校则被称为“封闭型”的,作为培养精英的场所。

1997年7月,新任教育部长阿莱格尔委托阿达利组建高等教育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为未来高等教育设计了三个基本文凭:经过3年学习,可获学士文凭;经过5年学习,可获硕士文凭;经过8年学习,可获博士文凭。这一3、5、8学制将取代当前实行的高等教育三阶段学制。学士文凭将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文凭,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增加了职业培训,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大学校预备班的学生在两年学习之后也必须获得学士文凭,才能继续后阶段的学习。学生获得学士文凭之后,如愿意继续学习,可以不经考试直接注册学习硕士课程或博士课程。

法国的这一改革思路被历届欧洲教育部长会议(1998年,巴黎;1999年,波伦亚;2001年,布拉格)所接纳,即建立一个由“前学士”和“后学士”两个基本阶段构成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实现国际间大学课程和文凭的可比性与对等性,促进欧洲各国大学学生和教师的交流。法国前教育部长贝鲁在谈到大学改革的模式时,批评那些“总是看到邻居草地的草更绿”的思想。他指出:“一个首创大学的国家不需要到别处去寻求大学模式”。也许,他的自信有些道理,新的大学模式有可能会在一体化的欧洲诞生。

三、教授治校

巴黎大学在建校伊始就是国际性的学校。那时的欧洲人喜欢旅行,乐于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而大学的建立更是他们出行的理由,通用的拉丁语又使游学毫无障碍。巴黎大学当时便集中了许多国家的学生,他们因相近国籍形成4个“民族团”(Nations):法兰西民族团、诺曼底民族团、庇卡底民族团和英格兰民族团。当一个民族团的学生数量过于庞大时,再划分成省或教区。每个省由选举产生的教师任院长(doyen)负责管理,而4个民族团的首脑是校长(recteur),由4个民族团共同选举并在艺

术学院任职的教师担任,任期为3个月。后来这一职务演变为巴黎大学校长,负责全校的管理。而更早诞生于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由学生主导学校事务,未能对世界大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拿破仑时期的帝国大学,由教育大臣(le grand maître)行使全部管理权,完全改变了中世纪大学作为教师与学生团体的性质。作为大学成员的教师,必须宣誓严格遵守学校规则,服从大总管的命令,服务于帝国教育,服务于皇帝。

直至第三共和国,大学的传统才得以恢复。1885年12月28日的法令规定,学院由院长领导与管理。院长(doyen)须由教育部长在学院大会和学院委员会推荐的教授名单中选定并任命,任期为3年。学院大会最初仅由教授组成,后来吸收了其他教师和少数学生,它有权决定学院关于教学的全部事务。学院委员会则完全由教授组成,参与决策并负责教师的遴选。可以说,学院的权力完全操纵在教授的手中。

1896年7月10日的法律在恢复大学合法地位的同时,赋予大学精简的管理机构:学区总长和大学委员会。学区总长(recteur)是共和国总统在内阁会议上任命的高级官员,其任职的唯一要求是具备国家博士文凭。学区总长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代表公共教育部长管理本学区教育事务,另一方面主持大学委员会,负责大学的管理工作。大学委员会由学区总长、各学院院长和每个学院选举产生的2名教授、各附属高等学校校长及其各校选举产生的1名教授组成。但是巴黎大学不同于外省大学,其学校主管不是由学区总长兼任,而是由教育部长亲自担任,并委派学区副总长行使对巴黎大学的管理权,由此体现国家对巴黎大学的重视。这时大学的管理体现着国家控制和教授治校的双重特点。

1968年汹涌澎湃的大学潮之后产生的“高等教育指导法”,首次提出了大学的参与原则:新型学校的所有成员可以通过其各种委员会的代表对大学的当前工作和未来发展提出意见。只允许少数知名教授发表意见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各层次教师、学生、科研人员以及所有在大学工作的人都应当在大学的审议机构中有其代表。并且在这些机构还必须聘请校外各界的代表,以保持大学与

社会间的联系。但是这一法律是在学潮刚刚平息之后匆忙制订的,政府官员和议员们还心存余悸,对参与的规定表现出某些无可奈何。例如教师在大学委员会中的数量“至少应与学生代表的数量相等”,“教授或副教授至少应占教师代表的60%”等规定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但是,10余年过去,大学生的影响力已明显下降,于是1984年的“高等教育法”对大学决策的三个委员会的功能及其组成做出如下规定:

校务委员会:决定本校的政策,尤其是审定与国家签订的多年合同的内容,决定预算和决算,分配人员编制等。委员会由30~60人组成,其中教师-研究人员占40~50%,校外人士占20~30%,学生代表占20~25%,行政与服务人员占10~15%。(第28条)

学术委员会:对科研政策及科研经费的分配提出建议,对科研计划、科研指导资格、文凭的设置与变动等方面提供咨询。委员会由20~40人组成,校内工作人员占60~80%,其中教师-研究人员至少占半数,研究生代表占7.5~12.5%,校外人士可以是其他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占10~30%。(第30条)

教学与大学生活委员会:是新增设的机构,负责各类教育培训方向的指导,帮助学生就业,改善学生的学习和业余生活,保障学生政治生活的自由。委员会由20~40人组成,其中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占75~80%,并且各占一半,行政与服务人员占10~15%,校外人士占10~15%。(第31条)。

新的法律虽然保留了参与原则,继续允许学生和其他校外人士参与大学管理,但更恢复了教授治校的传统,教师(实际是教授和研究员)在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对于大学的核心领导者——校长的任职规定,1968年的“高等教育指导法”和1984年的“高等教育法”所体现的教授治校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1968年“高等教育指导法”的第15条规定:“校长任期5年,不得连任。除非校务委员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做出特殊决定,校长必须是本校的

正式教授和校务委员会成员。”1984年“高等教育法”第27条规定:“校长领导大学”,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教学与大学生活委员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大会选举产生,任期5年,不得连任。校长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并为本校的专职教师-研究人员。作为传统,法国大学校长任职的基本条件是具备教授职称和作为大学委员会的成员。尽管议会在1968年对大学校长任职条件在制度上有所放宽,但同时还做了严格的限定。实际上,非教授人选担任大学校长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这说明即使在非常时期法国大学界的传统心态也不允许采取其他国家的校长任职制度。

四、风采依旧

巴黎大学因素邦神学院(La Sorbonne)而声名显赫。索邦神学院在传统上几乎等同于巴黎大学。罗伯特-索邦(Robert de Sorbon)于1257年创办,同13世纪初形成的其他学院(college^①)一样,都曾是接待学生的客栈。索邦学院则因优秀的神学教育而著名,并逐渐成为神学院(Faculté de Théologie)的教学中心,从而与神学院齐名,并独领风骚数百年。

1622年,曾任路易十三王朝宰相的黎世留(Richelieu, 1585~1642年)出任巴黎大学校长,并于1627年主持巴黎大学的第一次重建工程。当年3月18日黎世留亲自放置在索邦神学院小教堂的奠基石至今仍清晰可见。巴黎大学的重建工程由参与卢浮宫建造的建筑大师雅克-勒梅尔西埃(Jacques Lmercier)设计,由小教堂、图书馆、议事厅等建筑构成,其中小教堂至今尚存。

法国大革命之后不久,政府宣布取消大学。普法战争的劫难,则使法国的大学雪上加霜,校舍破败衰微,阴暗窄小,师生寥寥无几。有人用早年著名的缩略词SPQR(Si peu que rien,意为“聊胜于无”)来形容当时景象。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政府认识到大学系统的落后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1876~1890年间国家拨款9,900万法郎用于大学建设,其中1,610万法郎用于巴黎大学的扩建,同时巴黎市政府也向巴黎大学投入与国家等额的资金。巴黎大学的第二次重建和扩建

①法文“collège”和“faculté”通常都译为学院,前者指相同身份的人的集合,后者指同一学科的高等教育机构。

工程历时16年(1885~1901年),由教堂、巴黎学区总部、圆形大讲堂、图书馆、文学院和理学院等构成的富丽堂皇的崭新建筑群拔地而起,再一次向世人展现了名校的风采。与此同时,新的巴黎大学出现了诸多世界级的学术大师,且不说创建社会学的迪尔凯姆(Durkheim),重建地理学的德拉布拉什(Vidal de la Blache),以《约翰·克利斯朵夫》而著名的作家罗曼·罗兰等诸多学科的名家,单说玛丽·居里夫人在物理学上的贡献,就足以令后人肃然起敬。

历经1968年大学潮的洗礼,巴黎大学一分为十三。位于巴黎城区的8所大学保持了更多的传统,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富尔在当时分校时曾设想大学的最大规模为15,000个学生,但实际上,这一指标很快便被突破。根据1995~1996年的统计,巴黎一大、巴黎五大和巴黎六大都成为学生人数超过3万的巨型大学。校舍紧张成为巴黎大学发展的重要障碍。多数教授在学校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而同一所大学的校舍又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学生经常为赶一小时的课而疲于奔波。即便如此,巴黎大学,或者说位于城区的8所巴黎大学仍然是法国乃至世界优秀的大学。它(们)以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以“拉丁区”为核心的人文环境吸引着全法国和全世界的优秀学者和青年学生到此,共同为知识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为人类的文明的不断前进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Haut Conseil de l' Evaluation de l' Ecole, évaluation de l' enseignement dans les universités françaises, Février 2002. P. 54.
- [2] 李兴业. 巴黎大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 [3] Bach. J. - F. et les autres, Reflexions sur l' enseignement, Flammarion, 1993.
- [4] Charles Fourrier, Les institutions universitaires, PUF, Paris, 1971.
- [5] Comité national d' évaluation, Rapports:
L' université Pierre et Marie Curie - Paris VI, 1995.
L' université Paris I - Panthéon Sorbonne, 1995.
L' université Paris - Sorbonne - Paris IV, 1995.
- [6] Jean - Louis Leutrat, De l' université aux universités, juin 1997.
- [7] Ministère de l' Education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et de la Technologie, Jacques ATTALI, Pour un modèle européen d' enseignement supérieur, 1998.
- [8] Minot, J. Deux siècles d' histoire de l' éducation nationale, Ministère de l' éducation nationale, 1986.
- [9] Prost, 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 enseignement et de l' éducation en France, Ed. Nouvelle librairie de France, Paris, 1981.
- [10] Prost, A. Education, société et politiques, Une histoire de l' enseignement en France, de 1945 à nos jours, Seuil, Paris, 1992.
- [11] WANG Xiaohui, L' éducation contemporaine en Chine et en France, étude de pédagogie comparée, Thèse de Doctorat de l' Université des Sciences Humaines de Strasbourg, 1988.

Stumbling but Still Leading

—Reflections on Paris - Sorbonne University with a History of 800 Years

WANG Xiao-hui

Abstract In the progress of struggling for autonomy, Paris University has established as well as providing a basic model for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Paris University, which has a history of 800 years, remains a leading university with the spirit of making continuous reform and progress, and excelle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y Words Paris University; model of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leading university

本文责编:蒋盛楠